

百村调研

第18期

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

2011年6月17日

幸福
访谈

姑娘，在贫瘠生命中倔强成长

三团（安徽凤台）3组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培训中心 张克强

贫困，这个人类社会还无法超越的难题，在我们进入钱庙村的第一天，就生生地闯进了视线。

两间低矮破败的房子，没有院墙，低门无窗，像补丁落补丁的破衫。在旁边砖红瓦青的农家小院映衬下，扎眼、孤单。猫着腰走进屋子，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，眼睛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清暗黑的家什。

这是20岁姑娘钱晓丹的家。父亲已经63岁，长年贫困的生活让他更加黝黑、矮小、沉默。母亲双目失明，患有癫痫病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唯一的姐姐在外打工，每年能拿回几千元钱补贴家用。她留在家照顾父母。这是由两个无望的父母组成的家庭，把全部希望放在稚嫩而瘦弱的女孩身上。像很多年轻的姑娘一样，晓丹扎着马尾辫，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，但脸上却带着同龄人没有的倔强表情。

小小冰箱托举起倔强的希望

在这个破旧的家中，一件东西吸引了我的眼球。凸凹不平的地上放着一个银白色的小冰箱，很醒目。我以为这是哪位好心人把用旧的冰箱送给她家了，禁不住问：“这冰箱是谁送你的啊？”晓丹



惊讶地看着我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我自己买的。”我不禁追问道：“你买冰箱的钱是哪来的？”我和她之间的对话也从她的“创业史”展开来。

晓丹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母亲身体不好，需要钱看病，自己就辍学了。才13岁的她，跟着外婆去上海捡垃圾卖钱。但是，和许多农村小孩一样，她也怀着一颗求知的心，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两年之后，家里稍有好转，她就重新回到学校读书。可好景不常，过了半年，母亲病情加重，不得已再次离开了心爱的老师和同学，这次辍学真正结束了她的读书梦。她开始跟着村里人四处打工赚钱，贴补家用。期间去过上海的电子厂、珠海的造纸厂、苏州的饭馆等。在本村的商务会馆做服务员的时候，她被厨师精巧的厨艺所吸引，深深地喜欢上了厨艺。为了学到技术，她用自己少得可怜的工资买烟酒去讨好师傅，央求师傅教她手艺。可没过一个月，师傅跳槽了。她就自己上网查，找到了合肥的一家新东方烹饪学校。因为学厨师学费太高，自己交不起，只能选择短期的培训班，学习一些卤烤的技术。学了一个月后，她回到家中，拿出了自己这几年打工攒下来的钱，购置了三轮车、货架、煤气灶、帐篷、冰箱等东西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。

“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，这几年打工攒下的钱，全投在这个小摊上了。”晓丹指着自已的小三轮车，颇为自豪地说。

“我们这边人收入水平低，人也少，赚不了多少钱，每天下午一点钟开始做，到晚上七点钟收摊，最好也能卖出去100来块钱，除去成本，一天能赚个20多块钱。我现在就想着怎么能多赚点钱。我爸妈很可怜，虽然村里经常帮助我们家，但日子总得自己过吧，总靠别人也不是办法，我现在也长大了，爸妈就指望着我了。我必须得好好干，而且得干出个样来，要不我们家可咋办啊？”

改变人生，从不抱怨开始

感觉晓丹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负，我问她：“那你对生活抱怨吗？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吗？”她说：“我从来没这样想过，每个人没法选择自己的



出身和家庭，更何况我爸妈对我很好，他们很爱我，我觉得他们是这世上最好的人了。能够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的眼睛亮了起来。“我在上海干过，那里的人有钱，晚上吃东西的人多，很能赚钱，我要是在上海能有个这样的摊位，估计能赚好多钱。到那时，可以盖个好点的房子让他们住，如果再有钱的话，买辆汽车，拉着他们去玩玩。”

在和她渐渐的熟悉起来之后，她俨然已经把我当做了大哥哥，和我轻松地交谈起来，也主动询问我的经历。在我们交谈过程中，有一位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时不时地会凑过来。她红着脸悄悄跟我说：“这是我未来的婆婆，村里的奶奶和爸爸给我定下了一门亲事，男孩和我同岁，大人们说都是本村人，以后照顾老人方便。但我见着那男孩实在没啥感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小姑娘的脸上显出了一丝忧郁，欲言又止，我们也不好继续追问。

镜子映出最美的姑娘

面对这样一个小姑娘，面对这样一个家庭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想着能否做一些实际的事。如果能改善一下她家的住房条件，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啊！看到我们一行人的担忧，陪同村干部表示，会争取危房盖房指标，给她家盖一座新房子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们大家很兴奋，心里也稍微踏实了些。

在我们返回北京的那天，我又去了晓丹家。她老远看见我就迎了过来，热情地和我打招呼。没有了初次见面的紧张和尴尬，兴奋地向我说着村里给她家建房的事。我一边听着她的讲述，一边又看

了一下她家的房子，突然发现，一个明亮的镜子挂在了低矮的门墙上。我隐约记得，前几天挂的是一面裂成好几块，上面全是尘土的破镜子。我试探着问：“这镜子是不是新换的？”听我这样说，她咯咯地笑了，“你可真细心，这块镜子是昨天才换的，我爸在学校扒房子，学校老师不要了，我爸就捡回来了，邻居大娘说，这么大姑娘了，也该照照镜子，打扮打扮了，还是把那旧的换下来吧，我就换了，还真是，以前不怎么照镜子，换了块新的吧，每次进出门都忍不住想多看几眼，呵呵，还是这块好！”

听着她爽朗的笑声，我的心情却更加沉重。一

个正值花季的少女，本应和其他女孩一样，在大学里读书，交男朋友，享受属于自己的青春。但在她的身上，却过早地承担了太多的责任，这种责任源于对父母的爱，正是这种爱，不容得她有一些其他的想法。但少女内心爱美的天性，是不会消失的，她依然笑得那样的灿烂，破旧的衣服掩盖不了她身上的青春与激情。她坚强的精神和乐观的心态深深感动了我，同时，也对她的将来有点担忧！她创业的理想、婚姻，以及父母的养老，这是怎样的一份责任，一个瘦弱的女孩，她自己能担得起吗？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她，祝福她梦想成真！祝福她前面的路途少些苦难，多些幸福！

乡村医生妻子的希望

——与一对残疾人夫妻的幸福访谈录

十三团（吉林通榆）三组
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牧 琼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周景玉

访谈对象：小雪

访谈地点：通榆县向海乡金星村太平山屯小雪家

访谈时间：6月8日15:00—18:00

屯里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村卫生室。卫生室只有一个医生，就是小雪的丈夫。小雪今年29岁，与丈夫峰哥都是残疾人。小雪的右腿肌肉萎缩，靠一副担架活动。峰哥因医疗事故背部出现囊肿畸形。全家五口人，父母、小雪、峰哥、6岁的儿子。父母身体也不好，全家可以说是老弱病残幼占全了。在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看村卫生室的时候，正赶上小雪的儿子放假在家，小雪的母亲、妹妹、妹妹的孩子也过来玩，当时就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在短短十几分钟的交谈中，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家庭的和睦、快乐与活力。因此，我们决定一定要进行

一次回访。下午，我们抽出时间，再次来到小雪家里，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访谈。下面是访谈的内容摘录（小雪—X，小琼—Q）：

儿 子

（一进门，小雪和她老公都在。两人看到我们，先是顿了一下，然后非常热情地让我们到屋里



坐。屋里摆设很简单，炕上放着两箱小鸡，炕旁边是一个擦得很干净的电脑。墙上挂着一些麻线，地上有一团已经搓起来的麻绳。)

Q：这是啥呀？

X：这是麻绳，是做鞋子用的。

Q：是卖吗？

X：不是，自己穿。我们家穿的鞋基本上都是我做的。今年我做了22双呢。我儿子现在穿的鞋就是我做的。买一双鞋好几十块钱，多贵啊。反正我会做，就给他做呗。

Q：儿子上学去了？

X：是，端午节那天走的。在县里上学，要提前一天去。

Q：儿子现在是上学前班？

X：是，下半年就上小学了。现在是一个星期接一回，等到上小学的时候，就得半个月接一回。

Q：那么小就去？

X：自个家附近有小学多好啊，但是没有，只能送到县里住宿去。我儿子回来总跟我说，妈呀，你能不能去接我，你看人家孩子都是去接去，哪怕接一次也行。我说，不行，妈妈咋走啊，也不方便，别说没车，有车妈也开不了啊。他总是求。有一次我实在不忍心，就去送了他一次，把他乐坏了，说妈呀，你以后再送我。我说，不行，只能这一回，等会儿我走的时候你别哭啊。等我走的时候，（他）不让我走，就在那儿看着我。然后（我）给他老师一个眼色，老师带他去洗手了，等洗手的时候，我就偷摸地走了。等我走了，儿子放学回家跟我说，妈呀，我从大门那看见你了。我说，那你怎么不喊我呢？我儿子说，老师说了，不能喊，我都哭了。哎呀我天呐，我都受不了了（哭泣）。

Q：这孩子将来一定懂事，绝对听话。

X：他有时也跟我说，其他有的孩子家长在城里租房子，陪孩子上学。他也说，妈妈你也在城里租房子陪我上学，我说那不就把家给扔了吗？现在小，等他大大，十四五了，不太听话了，就到那儿

看着他。我小时候不是有病吗，没怎么上过学，成天做梦都想上学。现在有孩子了，我非得教他。上学前我就教他，他没上学前就会写自己的名字，能从1数到100，再从100数到1。成天逼着他写字，有时候不写了，就是一顿打。

Q：别打人家呀，他还小嘛。

X：我就是生气啊，不写啊。等他上学了，回来说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。

Q：有你教他，他起点就比别的孩子高。

X：我有功夫教他。人家父母都下地，我也下不了地，就整天教他呗。

Q：他有什么梦想不？从小想当啥跟你说过没？

X：从小就想当兵。特别喜欢枪，玩具枪里的子弹从来舍不得扔，打出去还要再捡回来，要不然还要花钱买。打个子弹，可心疼了。

（谈话间，峰哥一直默默地看着妻子。后来峰哥说他还要去地里干活，就扛起锄头下地了，而小雪的公公一直在地里，直到我们离开也没回来。）

Q：咱家现在主要困难是什么？

X：主要是儿子上学。反正我觉得，我们还靠父母养着呢，像我们这样的，你说孩子学习再不好，啥本事没有，再回来种地，可咋整啊。

Q：你是不是把你的希望都寄托到儿子身上了？

X：那当然了。他没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听英语碟、故事碟什么的，就给他胎教。等他出生的时候，我还买唐诗三百首给他念。他刚出生的时候能懂啥呀，我就叨叨地念。会说话的时候，他就会背十多首唐诗了。等到三岁的时候，就能查50个数，等到四岁的时候就能从100查到1，从1查到100。四岁就会写字，五岁就会写自己的名。

（小雪一提到儿子就滔滔不绝的。但她也很明白，说我们只能尽量给他提供一些外部条件，能不能成才，关键还在他自己的努力。）

疾 病

Q：你的腿是……？

X：主要是医疗事故。我老公也是医疗事故，

他是大夫穿刺给扎的。我七岁那会儿，我还能走呢。后来臀部长了个瘤，做手术，就伤筋了，后来就肌肉萎缩，腿越来越细，筋还疼，就一直（把腿）斜背在身上（由于腿伸不开，只能把腿弯着裹在身上）。那会儿到医院去看，那会儿的医疗水平也不像现在这么高，就说你家孩子不用看了，活不到八岁。我妈一直没放弃，就是没钱，就这么一直背着（那条病腿），直到我十八岁。我前后做了5次手术，你们看，从这儿（膝盖下方）到这儿（臀部）都是刀口，没一个好地。到我十八岁那年，我妈说，孩子这么大了，还要找婆家，怎么办呢？我爸和我妈就“抬钱”（就是民间借贷，一般利息高于银行贷款利息）给我治病，这次才把筋抻开。筋还是疼，一直疼到二十多岁。那会儿不能上学，就是因为腿疼，也没钱买药，上到四年级就不上了。

Q：现在还疼吗？

X：现在我有时还神经疼。我洗不了这条腿，我儿子和我老公给我洗。我儿子三四岁就知道给我洗。我一回到（婆）家，我妈给我洗，我弟弟妹妹也给我洗。我上学，也是我弟弟妹妹用自行车驮我去上学。我十八岁那年做手术的时候，大夫跟我说，我这个腿基本没用了，最好截去换个假肢，不过需要20万。我家哪有钱啊，我看病还是我爸妈抬的钱呢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我要是能买彩票中奖就好了。

Q：要是你中了大奖，准备怎么用？

X：要是我中了奖，有了钱，反正我自个寻思着，我把我的腿治好了，我能走了，剩的钱呢，养活我的



家人，最后多余的钱呢，我就帮助上不起学的小孩，还有残疾人。

Q：你怎么帮残疾人呢？

X：我也不知道怎么帮，反正有病的我给他看病，腿能治好的我给他治腿，我就想着帮助残疾人。

家庭

Q：峰哥也是这个村的么？你俩咋认识的？

X：其实我找对象的时候可有意思了。村里媒人给我介绍的都是正常人，没有一个残疾人，就是家里都比较困难。家里困难不就是没钱不好说媳妇吗，所以……哈哈，我也不能……。给我找的，有比我大2岁的，有比我大7、8岁的，我一个都没相中。我就想，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一样的，他也不嫌弃我，我也不嫌弃他。如果找个正常人的话，用土话说就是“一瓶不满，半瓶咣当”的，当不起家的，我更愁得慌。你说，我是个废人，再找个废人，更完了。我爸给我找了7、8个，我一个也没相中。我上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，她姑家的妹妹就说她们村也有一个残疾人，回来就跟我周边的人说，后来就撵弄着大家一点点给我们介绍。就这么介绍上的。

Q（对刚才进到屋里听我们聊天的大妈说）：您看您儿媳妇多好，性格又好，人漂亮，又贤惠……

X：那会儿我爸妈太关心我了，也不知道这家人到底咋样。我爸就骑摩托车来了。我们家离这里有50里地呢。冬天骑着摩托车就来了。在这个屯里有我爸认识的人，就到这家去了，跟人家说我想去看看那家人可咋说呢。那人就说，你就说你病了，来看病的。其实我爸那会儿并没病。然后我爸就来了，看到这孩子，就觉得“百见百灵”的（就是挺会说话，很机灵），还有一门手艺，回去跟我妈一说，把我妈乐坏了，就这样两人就成了。

Q：这小子可捡了大便宜了。

X：因为我俩都有病，所以就怕孩子有病。我怀孕那会儿，只能朝一侧躺着，就老压这孩子。结果孩子生出来后一个腿长，一个腿短，一个屁股大，一个屁股小。医生就跟我妈说，

得把小孩的腿捆起来，要抻那个短腿。我两个妈也没敢跟我说，两个人就这么给抻过来了。现在我儿子正常吧，什么毛病也没有，而且可招屯里人的喜欢了。

（小雪把她家的相册拿给我们看，一边看一边给我们介绍，这是我儿子周岁的时候，这是我儿子三岁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结婚照，花了280块钱。小雪还有QQ空间，她把她家的照片都放到了QQ空间里，她在跟网友聊天的时候，网友也说她一点儿都不像残疾人。看着小雪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们也随着她的讲解，分享着她的快乐。）

其实，我们去小雪家的时候，本来是想跟峰哥谈的，但峰哥话不多，都是小雪在说，峰哥总是抿着嘴，微笑着，就那么侧着身子看着小雪跟我们聊天。从他的神情里看得出两人是多么的恩爱。

访谈过程中，小雪只哭过两次，一次是提到儿子想让爸妈去接他放学的时候，一次是提到父母在自己小时候得病照顾自己的时候。除了这两次，她一直都乐呵呵的，时不时还大笑出来。

到我们走的时候，仍感觉意犹未尽。我们互留了QQ号，准备以后在网上继续聊。

（小雪、峰哥系化名）

喻大姐盖房记

一团(湖南平江)4组 财政部机关党委 岳 林

喻大姐今年48岁，老公49岁，两人生有一儿一女。女儿现在和老公生活在四川，儿子今年28岁，目前在家。几天的接触，让我们彼此逐步熟悉，也拉近了距离，开始坦诚起来，最后成了谈心的朋友。当地有个风俗，房子是家人最重要的生活保障，有了钱首先要做的就是盖一个大房子。把房子修好，敞敞亮亮，这才是个家的样子。喻大姐家的新房子修的也不错，我便随口夸了一下。这下子，可算说到大姐心坎里去了，把房子说个滔滔不绝。看着大姐眉飞色舞的样子，想必对这房子很是欣慰。盖房子的过程，也是大姐一家生活变迁、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历程，在这过程中，有这一家的酸甜苦辣，更有他们对于“幸福”的思索和追求。

第一次盖新房：小屋虽破可挡风雨

大姐是1980年嫁过来的，当时兰大哥家很穷，他还是过继过来的，不是亲儿子。为了迎娶喻大姐，家里上半年简单地盖了两间新房，下半年这对新人便住了进来。

这两间房子现在还在，变成了家里的厨房和储藏室。因为当地习惯是旧房子不拆，新房子就盖

在旁边，和旧的连在一起。进屋看时，昏暗的小屋和一些旧家具向人们展示着它们的时光感。听大姐讲，当时家里穷得很，没什么家当，竹凳都是破的，“连碗柜都没有”。公公婆婆年龄大，60多岁的人了，家里没什么钱，帮不上什么忙。



（现在依稀能看到老房子当年的影子）



虽然家里穷，但谈起公公，喻大姐脸上写满了自豪，还主动拿出照片给我们看。

老人家当年在当地很有名气，人长得方方大大，高个头，很帅气。有手艺，吹的一手好唢呐，

平时遇到红白喜事能去赚点钱补贴家用，这在农村算是有本事的人了。公公心肠好，赚了钱后一般都买些东西分给他的堂弟堂妹、侄子侄女等，自己留下的很少，所以自家的生活一直不算太好。听大姐讲，公公从小爱锻炼身体，拜师学过功夫，打得很好，自己便也带起了徒弟，一辈子有200多个弟子。现在平江县政府、交通局等很多人都曾跟他当过徒弟。

就这样，公公心地善良、乐善好施，又为人豪爽，爱交朋友，还是个习武的好把式，颇有《闯关东》里朱开山的风范，在村子里便很有人缘，威望不错。“猪肉、猪脚什么的当时数量紧张，别人都买不到，他就能买到，有面子”。当年公公过世时，前来吊念的人足足坐了100多桌。

“别人都看得起。”这句话大姐说了好多遍。

没有彩礼，没有像样的家具，一个女人，在她最美丽的时候嫁到了这里，从此开始新的生活，接受风风雨雨。谈起家人，她感到自豪，住在家里，她感到温暖。小屋虽旧，但是她最信赖的幸福港湾。

第二次盖新房：撑起了家的天空

喻大姐夫妻俩都是勤快人，心思也活泛，家里的生活慢慢地变好。1988年，四间新房便盖了起来。

谈起老公，喻大姐脸上也是洋溢着笑容。兰大哥也是勤快人，而且长得一表人才。8岁开始练武，看来算是家传的了。



(兰大哥在教我们练把式)

年轻时县里有些单位曾想把他调过去做司机、当公安什么的，但都被他父亲拒绝了，没走成。在



老人家看来，农民的责任就是一心一意种地，这是本分。“锄头立的稳，种田是根本”，这种朴实的思想从小就开始灌输。18岁时，兰大哥便跟着父亲开始去吹唢呐做生意，现在也是远近闻名，带着8个徒弟。遇到红白喜事，兰大哥和他的徒弟们便去给人吹唢呐捧场。从以前的每人一次几毛钱，到现在的六七十块，生意越来越好，赚的钱也多了起来，能给家里带来不少创收。

现在农村，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主要就是两种情况。一是在外打工，靠劳务收入。目前丽江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赚钱，大部分是上完初中，也有小学毕业就走出家门的。现在农村的孩子没什么选择，有的人会好好读书，考上大学还是大部分人的想法。但毕竟真正能走上这条路的孩子数量有限，还有很多学生，成绩不好，考不上学，结果农活也干不了，也没别的手艺，只得离乡外出，谋求生路。有点技术和文化的，能找到个稍微好些的工作；若是没有别的手艺，就只好找一份技术含量低、条件差、收入少的工作。

再一种情况，就是村民自己有手艺，做些赚钱的营生。像兰大哥这样的，就属于在村子里有本事的人。其他还有做木匠活、建筑工的，都算有一技之长，平时找些活来做，收入也算比较可观，不用离乡外出了。

说起农村最本质的工作，种地产粮食，目前看来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。靠种地打的粮食，只能够解决家人的吃饭问题，略有剩余可以卖一些钱，但靠这个是无法发家致富的，不能让家庭生活变得富裕。这样，外出务工潮便产生了。曾有人开玩笑地

讲，开车路过，哪个村子的田地少，哪个村子就富裕，说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，打工的人多。但无农不稳，粮食生产可是关系到国家生计的大事。所以国家连续出台支农政策，就是要提高农村产粮的积极性，让农民们多产粮，提高效率，保障粮食产量。

喻大姐也是精明能干的人。老公平时吹唢呐，家里的农活和家务基本上都是她给包了。种田、割菜、砍柴，样样都做得来。大姐非常善于打理家务，当年家里还养了四五头猪，半年养肥卖掉，一年可以卖七八头的样子，这样全年可以带来3000多元的收入。就是靠着大姐两人的辛勤能干和精心打理，家里逐渐摆脱贫困。88年底，一家人住上了崭新的房子，又一段美好的生活开始了。

趁兰大哥不在的时候，大姐偷偷笑着对我说，平日里老公基本不做家务，我们来了后，变得勤快多了，经常抢着干，被我们给“改造”了。

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感，你没见到，体会不到。

第三次盖新房：全家齐心，其利断金

大姐家的第三套新房是2001年盖的，当时在村子里应该算得上是上乘了。家里的孩子都长大了，女儿和女婿在外打工，随后儿子也去了广东，都能挣钱了。就这样，儿子和女婿给凑一些，家里再把积蓄拿出来，便建起了现在住的这间新房子。

日子过的是越来越红火。从2001年开始，喻大姐又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，05年被选上村委委



员，变成了村干部，吃上了国家财政发的工资。讲起做村干部的事，大姐顿时神采飞扬，充满一种自信和投入感。工作以来，她的认真和负责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和肯定。进入村委后，喻大姐一直管理着村里的财务。“我有我的原则，是我应得的，一分不能少；不是我的，一分都不能要。”“所以大家放心，财务一直交给我”。连做了30多年的村支书都说交给她来管理是最放心的。

这些质朴的工作原则，真应该让那些国家和人民的蛀虫汗颜。

三次盖房子的经历，向我们展示了她们一家生活的变迁历程。这一次次的新房，透出的是这勤劳善良的一家人的幸福历程。也许他们还会再盖新的房子，也许不会，但他们的生活，必将走向更新的一页……

报送：中央国家机关工委，共青团中央

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

分送：“百村调研”总顾问单位领导及顾问

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、分管书记

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

来稿请发送：gjjgtgw@yahoo.com.cn

传真：62168683 联系人：魏皓阳 82190648

相关信息请关注“最爱共青团”博客
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zygjgtgw